

湖祭

湖祭

作者：黄易

战机升离跑道，斜斜地冲往半空。

凌渡宇凝神贯注在飞机驾驶座前的控制仪抬头显示器上。

战机继续爬升，到了八千英尺时，凌渡宇将控制引擎动力的节流阀调低至百分之七十五，减低速度，让机鼻朝向正前方，在他熟练的操纵下，战机进入水平飞行。

收回起飞的襟翼和升降用的起落架，战机以每小时五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向一望无际的黑夜进发。

目的地是南美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处。

抗暴联盟玻利维亚的基地被抛在茫茫的后方，灯光迅速减少减弱。瞬间变成了几点萤火般的微芒。

凌渡宇瞥了身后的女子一眼，心中叹了一口气。

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强烈的影象：高山鹰双目紧闭，植物一样躺在床上，饮食和大小便，全赖吸管进行。一个伟大精明的领袖，变成一条事事须人照顾的可怜虫。

想到这里，涌起一股怒火。

誓要把巴极博士干掉。

这也是他此次飞行的唯一目标。

坐在后座副机师位置的女子道：“龙鹰，紧张吗？”

凌渡宇冷笑一声，开启了预先拟定路线的自动导航系统，让战机向著目标飞行。

女子傲然道：“龙鹰！不要看不起女人，保证你不会后悔携我同行，只有我才清楚要攻击的正确目标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是吗！雅黛妮小姐！”语气中有著浓烈的不满。

战机贴著科迪勒拉山脉，正北飞行。

雅黛妮的声音在身后传来道：“我不明白你为甚么反对我参加这一次行动，是否不想功劳给分薄了？”

凌渡宇失笑道：“这是风格问题，我一向惯于个人行动，若非……哼……算了！”

雅黛妮娇笑起来，道：“若非我威胁不把有关巴极的资料抖出来，你也不会允许我同行，是吗？凌渡宇先生。”

凌渡宇闭口不言，变了个哑吧。

雅黛妮盯著凌渡宇宽阔的肩膊，闪过不满的神色，冷冰冰地道：“这次的行动，最主要是时间的准确，一待『湖祭』完毕，巴极那魔王缩入他的贼巢，要找他难比登天了。”当她说到巴极时，透出一种深沉的恨意。

凌渡宇开启了资料库，一幅精致的地图出现在显示器的屏幕上。当中的一个红点不断闪动，红点四周有七个黄点、两个蓝点，还有一些飞机和枪炮的标志，以图形显示，使人一目了然。

凌渡宇端详了一会，道：“现在是二十三时五十一分，巴极的『湖祭』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湖 祭


电子图书 中文资源

在凌晨四时举行。”指了指离红点最外围的一个蓝点，道：“大约二时二十三分，我们将抵达第一个脉冲雷达的侦查网内届时我会低飞慢速，直线穿入。”跟著指了指那些黄色的点，道：“这些都卜勒雷达难应付得多了，我要以圆周飞行，遂寸逐寸移近巴极的老巢，当巴极举行他的『湖祭』，仰天祈求时，把飞弹塞进他的臭口内。”

雅黛妮纠正他道：“『湖祭』时他是低著头，望著湖水的。”

凌渡宇气得转身狠狠盯了她一眼。这等说笑的事也要一丝不苟，人生是多么没趣。刚好雅黛妮侧望窗外，在这个角度下，线条分明的面庞美得特别眩人眼目，可惜凌渡宇对她并没有多大好感。

若果要形容雅黛妮，最直接也是最恰当的形容就是一句话：她是条美丽的雌豹。

在“抗暴联盟”内，她的代号非常贴切，就是“粉豹”。

雅黛妮是法国人，皮肤白晰透明，健美的身材，没有多余的脂肪，散发著健康和力量。

最使凌渡宇印象深刻的地方，却不是她的女性魅力，而是她眼中一种近乎疯狂的怒火和恨意。似乎全世界人都欠下她一点甚么似的。

她一定有些可怕的经历。

凌渡宇使自己平复下来，问道：“你肯定有湖祭这回事吗？”

雅黛妮收回往外看的眼光，正容道：“当我最初知道这件事时，亦是心中存疑，试想巴极此种冷血无情、以淫虐女性为荣的魔王，怎会为一个死去的女子，每年在她忌辰时举行祭湖的仪式，可是在我反覆求证下，湖祭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这次是第三届了。”她提到巴极和他的恶行时，又透出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恨意。

凌渡宇苦笑一声，显然困难分事情的真假，故此无可奈何。

雅黛妮心中不悦，沉声道：“龙鹰！我负起组织内对付巴极博士这任务，已经有七年了，七年来，没有一刻不在留意他，没有人比我对他更清楚了。”

凌渡宇问道：“既然巴极一举一动都在你的严密监视下，为甚么你不能及早警告高山鹰，使他能避过大难？”

雅黛妮面色变得非常难看，道：“我承认这是我的失职，原因只有一个，组织内一定潜伏了一个巴极的内奸，洞悉我们的行动，不过，我们很快会知道答案了？”

凌渡宇心中一凛，雅黛妮的意思非常明显，这次他们的空袭是试金石，假若巴极张开虎口，等他们自动投网，不言可知，定是有内奸从中作祟，这次行动的凶险亦是可想而知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得佩服起雅黛妮的胆识来。又或者可说佩服她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勇气。

雅黛妮默默不语，失去了谈话的兴趣，俏面上一片漠然，然而凌渡宇知道这刚强的女子，心底下藏有无尽的秘密。

时光在沉默中渡过。

战机飞越茫茫的深夜，向虚黑中的目的地前进。

凌渡宇进行例行的检查，他现在驾驶的，是经组织内专家改善过的美制鹰式战机，不但增强了空中缠斗的威力，也从设计和装备上大大减低了被敌人雷达侦知的因素，还装有远程的电子系统，最高水平速度可达每小时一千二百公里的超音速。现在机上除了七百发轻型炮弹的火神炮外，还携带了两支刺戟空对空飞弹和四枚雷射导向炸弹，是特别为巴极准备的大礼。

飞机向下俯冲，凌渡宇同时把节流阀调低，把速度减至二百七十节左右，当飞机到达二百英尺的高度时，凌渡宇把机身抬起，回复水平飞行。

低空里气流冲激，飞机不断颠簸，抛起弹下，凌渡宇张开飞机的襟翼。增加浮力。

鹰式战机像黑夜里出动的幽灵，在夜空中无声无息地疾飞。

雅黛妮道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凌渡宇把驾驶盘扭向左方，战机几乎是贴著起伏的山势飞行，一边道：“以目前的速度，三十五分钟后可抵达巴极居住的『梦湖』，『梦湖』？嘿！这是谁给它起的鬼名字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这名字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可能是由于湖面常年积有浓雾，我也想不通巴极为甚么要把整个湖和附近的土地买下来，建设他的私人王国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管他甚么劳什子的理由，让我将他的巢穴夷为平地。”一扭驾驶盘，战机离开山区，向无尽的南美洲低地飞去，这时他们早深入哥伦比亚的国境，飞临著名的马格达雷拿河的上空，巴极居住的梦湖，是马格达雷拿河一条支流的湖泊。

梦湖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国境的交界处，巴极利用两国交界的暧昧地点，划地称王，建立私人的军队，两国政府上下人等，都收受他大量的贿赂，对他的事漠然不理，巴极更是嚣张。

战机根据情报，绕著雷达以圆周飞行，以现时的低空和慢速，可以说是绝不会被发觉的。

凌渡宇低声道：“还有十五分钟，将到达梦湖的上空，如果你的情报无误，巴极的湖祭刚开始了十分钟。”

雅黛妮有点紧张地点头，带著请求的语气道：“龙鹰！让我发射导弹，可以吗？”

凌渡宇奇怪地望她一眼，想不到她也懂用这种语气求人，耸耸肩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一个闪动的红点在搜索雷达的屏幕上慢慢扩大，显示巴极的梦湖在五十里的范围之内，从驾驶舱向前方望去，远方有一列模糊的灯火，那就是巴极的老巢。

雅黛妮道：“这附近的居民，一是给巴极买去了土地，一是给他用种种方法迫迁，巴极在梦湖的四周广置雷达和地对空飞弹发射站，又建有防卫的战机保护网，俨如独立的国家。”

凌渡宇嗯的一声，将发射导弹的武器舱门打开，雷射导向导弹锁定目标，蓄势待发。他准备当飞临梦湖约二十里处，攀升上二千英尺的空中，发射飞弹。导弹上的温度感应系统，可以把目标锁入弹上的电脑系统内，冲破黑暗及浓雾，命中巴极举行湖祭的祭台。

这个计画可说是万无一失，鹰式战机避过了雷达突然出现，一定使巴极方面措手不及。

四十哩、三十九哩……

梦湖的灯火在浓雾中若隐若现。

战机的速度开始缓缓增加。

就在此时，凌渡宇心内升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。

危险！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机上警报系统的警笛震天响起。

最少一枚导弹，朝著他们的鹰式战机以惊人的高速射来。

雅黛妮面色刹地转白，骇然道：“甚么事？”

凌渡宇面色凝重，猛地收起襟翼、增大节流阀，调节引擎，把速度迅快加增，另一方面，启动了电子反掣雷达干扰器及红外线干扰器，这可以使波束导引和红外线导向的飞弹失效，坏处却会将他们的行踪暴露无遗，成为远近导弹发射台众矢之的和敌机追踪的对象，可是他们再没有选择了。

战机低飞回旋，错过了梦湖的方向，偏向西北飞去。

雅黛妮尖叫道：“不！不能半途而废！”

凌渡宇把雷达系统由空对地改换为空对空战斗模式，叫道：“你看！”

屏幕上有几个小红点，不断跳动。

凌渡宇叫道：“这是敌人的飞机，在梦湖的上空张开罗网，等我们去送死，至于现在我们能否逃命，仍在未知之数。”

话犹未已，机上紧急报警系统的红灯闪灭不停，代表敌方导弹已在三里的范围内，半分钟内击中飞机。

凌渡宇怒骂一声，飞机向上急速爬升，同时掷出作为引诱物的火球，这些火球可使热导飞弹误中副车。

“轰隆！”

导弹在机下里许处击中火球，强烈爆炸，飞机一阵震荡，在空中被气流抛得一连打了几个跟头。

凌渡宇不愧一流的驾驶员，在他的控制下，飞机很快回复水平飞行，斜斜向下冲去。

雷达的屏幕上，显示敌人的四架战机，衔尾穷追。

凌渡宇做了几件奇怪的事。他把电子和红外线干扰器闭上，又把节流阀大幅减低，打开了可增加浮力却拉慢了速度的襟翼，飞机几乎是滑翔地，从万多英尺的高空向下急街。

当飞机来到二百多英尺的低空，凌渡宇开动了空气煞机掣，低飞回旋，重新向梦湖的方向飞去。

雅黛妮骇然道：“干甚么，回去送死吗？”

敌人的战机空巢而来，这样回头，不啻是送羊入虎口。

凌渡宇在漆黑的驾驶舱内，望著远方梦湖的几点灯光道：“刚才我开启了干扰器，掷火球，同时以高速逃走，一定把敌人的雷达侦察网吸引，以为我们向西北方逃去，岂知我突然低飞，又关掉了一切引起雷达注意的因素，以近乎滑翔的方式和速度飞行，应该可以避过对方雷达的耳目，你现在快认清楚那红色的按钮，我们这样的高度是不可能发射导弹的，唯有动用火神炮，这武器只有在三里的范围内才能有精确度，所以必须善用战机飞临巴极上空那数秒的时间，你要把握时机了。”

雅黛妮出奇地遵从，道：“明白了！龙鹰！”

雷达屏幕上的敌机红点，果然中计，向西北方追去。不过！一待不见他们的踪影，将会掉头追来的了。

鹰式战机紧贴地面，向梦湖滑翔过去。

在红外线下，机下的地上景色，在萤光色的屏幕上，清晰可见。

雅黛妮紧张叫道：“到了！”

屏幕上白蒙蒙一片，那是梦湖湖面上经常积聚的著名浓雾。

凌渡宇把机鼻朝下，飞机滑入浓雾里，在离开湖面百英尺许时，作水平飞行。

凌渡宇表现出精湛的飞行术。

战机在浓雾中无声无息地滑行，几乎全靠襟翼的滑翔力量。

眼前冒出了一列灯火，迅速扩大。

凌渡宇低喝道：“准备！”

火神炮瞄准正前方。

凌渡宇一按驾驶盘，飞机向下俯冲，驾驶舱的正前方蓦地大放光明，湖面上有座圆圆的大木台，台上生起了熊熊火焰，火焰四周人影闪现，巴极的湖祭如期举行。

凌渡宇大喝道：“放炮！”

雅黛妮在他余音未歇时，按动二十厘米口径火神炮的按钮，炮弹雨点般向湖面祭台狂射。

战机划过湖面的上空，呼一声斜冲掠上，背后是祭台冒起的火光和浓烟。

雅黛妮正要欢呼，飞机轰然一震，失去了平衡，迅速下跌。

凌渡宇叫道：“中弹了！”苦苦控制著受创的战机，勉强回复了水平飞行，机尾拖著一条浓烟做成的长尾。

武器舱和左引擎亮起了严重损毁的红灯。

凌渡宇望著雷达屏幕上迫来的红点，道：“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雅黛妮坚强地点头。

凌渡宇启动紧急逃生的按钮，两个人同时被弹出了打开的驾驶舱外。

夜风中，凌渡宇张开了降落伞，心想：又是一段艰苦的旅程了。拍拍背后装有食物、自动武器和行军必需工具的背囊，才稍有安全感。

战机爆炸的声音在前方隆隆响起，烈焰冲上了半天，照得整个梦湖旁的林区一片血红。

两人徐徐降落在梦湖旁的森林内。

雅黛妮先著地，抽出腰刀，在泥地旁掘了个小坑，把降落伞埋在泥内。凌渡宇把降落伞作同一处理，暗忖这强壮的美女确是经过严格的军事锻炼，省去不少工夫，大增这次逃生的机会。

雅黛妮取出一张地图，凌渡宇连忙拿出电筒照明。地图上有个蓝色不规则圆形，那就是梦湖。

雅黛妮指著梦湖正北的几十个方格子，道：“这是巴极的巢穴『梦湖水庄』，散落在梦湖正北处，三边是平坦的梦湖平原，若要从陆路接近巴极的水庄，几乎肯定会被他发觉，所以梦湖平原可说是巴极的天然屏障。”

凌渡宇点头同意，他有点不明白雅黛妮为何要解释巴极“梦湖水庄”的形势，现下首要之务，就是逃得愈远愈好，那管他巴极的老巢是否铁壁铜墙。

雅黛妮的手指从梦湖的正北向下移，来到梦湖西南处的树林，道：“我们在这里，离开梦湖水庄只有九哩！”她的手指按著在他们的落点附近打了个大圈，道：“这附近一带满布沼泽，雨林和丘陵，最近的城市在二百多哩外，我们是绝对逃不了的。”

凌渡宇眼中电芒一闪，淡淡笑道：“在真正失败之前，我是从不言败的！”

雅黛妮望向凌渡宇，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不过很快会明白我的话。随我来吧！”

凌渡宇低喝道：“不！先告诉我逃走的路线。”说到逃命，他绝对算得上是个一流的专家，那肯让人牵著鼻子走。

雅黛妮闪过不悦的神色，道：“好！你看！”把地图打了开来，道：“我们首先沿湖而行，到了梦湖正西方，再往西行大约三小时，穿过树林到达凶名远播的『水月雨林』，那处满布沼泽，连当地的人也极少进入这区域，可是我们若要逃出生天，那里反而是唯一生路。

穿过『水月雨林』，到达连绵的山脉，那时要躲藏行踪，容易得多了。”

凌渡宇问道：“要多少天才可以穿过这鬼地方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那要看有否行差踏错，据我推算，最顺利也要费十天工夫，才可穿越。”

凌渡宇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不过雅黛妮说得对，除了这雨林区，附近一是平原，又或是荒芜的丘陵，要躲过巴极的现代化追兵，是绝无可能的。

凌渡宇喃喃道：“不知巴极那魔头死了没有？”

雅黛妮指著梦湖另一方的上空道：“你看！”

凌渡宇抬头远眺，几个闪动的红点，逐渐扩大，耳际同时传来轧轧的声响。

五架大力士型的重力运输直升机结成完整的队形，横过梦湖，同他们坠机的方向飞来。

凌渡宇按熄电筒，叫道：“走！”

两人戴上红外光夜视镜，在漆黑的树林内穿行，林内虽然无路可循，但他们脚步矫健，身手灵敏，踏著高及膝盖的植物，窜高伏低，不一会把直升机的响音远远抛在后方。

两人一口气急行了三个小时，凌渡宇体质远胜常人，轻松自如，雅黛妮虽然受过严格的锻炼，这样的狂奔，仍使她吃不消，不过她人极好胜，苦咬银牙，死撑下去。

又走了两个小时，来到了梦湖的正西处。

异响从后方传来，凌渡宇惊觉地回头，恰好见到雅黛妮掬倒地上，跌了个人仰马翻。

雅黛妮趁机仰卧在厚厚的草丛上，喘著气道：“让我休息一会，好吗？”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默然坐下。

林中虫鸣蝉唱，间杂著鸟兽走动的声音，有种出世的和平和宁静。

雅黛妮道：“巴极未死！”

凌渡宇愕然望向她。

雅黛妮脸上露出深沉的失望道：“巴极在他的手下中，不但是领袖，而且是神，假设巴极遇袭身亡，他的手下一定会疯狂地向我们展开搜捕，像刚才那样队形完整地搜索，说明了巴极依然毫发无损。”她对巴极一方的情形有深入的了解。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甚么巴极的手下如此敬畏他？”

雅黛妮答道：“巴极是货真价实的英国牛顿大学哲学博士，样貌风度均无懈可击，兼且精通权术策谋，这也是他能在南美洲众毒梟中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原因。”

凌渡宇望向夜空，有些感慨，世界上这类天生领袖的人，自有其威慢

他人的魔力，叫人为他效命，若是为恶，便祸害人间了。

天空传来直升机的响声，忽远忽近，在捕猎他们。

凌渡宇侧耳细听，直升机的噪音里，似乎还夹杂著点其他的声音。

凌渡宇轻叫道：“是狗吠声！”

两人同一时间弹起身来，继续艰苦的逃亡。

林木稀疏起来，地上一片泥泞，道路艰难。

狗吠声和人声时远时近，每一次都接近了少许，敌人紧蹙着他们的方向追来。

雅黛妮边走边道：“前面百多码处有道河流，沿河而行，可避过附近的沼泽！”

凌渡宇叫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

两人在黑夜约雨林内踉跄前行，不一会，河水流动的声音，在前方不远处传来。

凌渡宇停下来，把滑倒地上的雅黛妮拉起来，后者一面泥污。

凌渡宇笑道：“这样跑不是办法，迟早会给敌人的猎犬追上。”不怀好意地从背囊中掏出一罐喷剂，喷出一股气体，附在附近的树木上，林间立时充斥著奇怪的异味。

雅黛妮奇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

凌渡宇偏向左方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喷，直到整罐喷尽，才转头走回来道：“这是专门针对猎犬设计的气味喷剂，这一罐喷的是白兔的气味，保证那群『跟尾狗』如醉如痴，大发狂性。”

雅黛妮看著凌渡宇促狭的笑容，有好气没好气地道：“你倒想得周到！”

凌渡宇从容道：“还未得周到，至少还未给你预备一条滚热的净面巾。”

雅黛妮知他笑她一面泥污，咧嘴一笑，转身继续前行。

凌渡宇第一次看到她展露美丽的笑容，只觉罕有动人，一时回味起来，忘了走路。

雅黛妮叫道：“还不赶快！”语气又回复先前的冰冷乏味。

凌渡宇苦笑摇头，跟了上去。

不一会，两人踏足坚硬的泥地上，沿著十多英尺宽的河流，向西北方走去。

河中不时见浮沉的鳄鱼，使人感到南美洲雨林危机四伏。

后方蓦地传来猎犬的狂吠和沸腾的人声，两人对望一眼，知道喷雾剂产生了作用。

凌渡宇刚要自夸两句，异变已起。

两个强烈的光芒，在前方亮起，把两人照得纤毫毕露。

探射灯。

在这雨林内，这是没有人能在梦想得到的怪事。

强光刺激下，雅黛妮睁目如盲，她虽是第一流的战士，仍然被这突变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时失去了战斗反应的能力。

凌渡宇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，几乎在探射灯亮起前，他的自动步枪从背上滑至胸前，子弹呼啸狂叫。

两盏强力的探射灯亮著的时间不及一秒钟，又在凌渡宇的枪嘴下化成粉碎。

像漆黑的夜空里，电光一闪，倏又消去。

同一时间凌渡宇侧撞呆立的雅黛妮，两人一齐滚落冰冷的河水里去。

敌人惊喝起来，枪声响起，火力笼罩著两人先前站立的一大片土地，一时枝叶横飞，空气中充斥火屑弹药的气味。

凌渡宇身手何等迅快，在跌进冰冷的河水前，两枚催泪爆雾弹扔往身后，催泪雾花朵般爆了开来，然后快速扩展，当凌、雅两人潜进河水里时，四周方圆百多方码的地方，陷进目不能视的黑雾里。

雾里敌人呛咳大作。

此时不走更待何时。

凌、雅两人心意相同，发力向对岸游去。

离岸只有数码时，凌渡宇忽感有异，一股暗涌从后方迫来，凌渡宇叫声不好，扭身提枪发射，水花激溅半天，身后数码的地方一阵翻腾，血腥扑鼻，紧蹑身后的鳄鱼在河面上垂死挣扎，打得一天浪花。

凌渡宇发力狂游，鳄鱼的挣动和鲜血，会把远近的鳄鱼吸引到来，须尽快离开险地。

两人先后匍伏上岸，不及察看对岸的情形，窜进了河旁的雨林里，两个小时，他们深入雨林区内的沼泽地带。

此处树木稀疏，河道密布，地上一片泥泞，令人每一步仿如千斤重担。

雅黛妮出奇地熟悉地理形势，往往能先一步指出危险的沼泽，使他们避道而行，即管如此，到天明时，他们才推进了三哩许的路程。

太阳的曙光从东边斜射入林，映照起林内的沼泽世界，说不出的凄艳。

两人筋疲力尽，躺在一棵树下喘起气来。

凌渡宇盘膝静坐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。

他再睁开眼睛时，看到雅黛妮苦苦沉思，似乎在决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

凌渡宇和她共了一夜患难，对她的印象改善不少，柔声道：“你在想甚么？”

雅黛妮浑身一震，惊醒过来道：“你……你醒了……刚是在禅坐吗？”

凌渡宇避而不答，追问道：“想甚么？”

雅黛妮神色有点不自然，问非所答地道：“他知道我来了！”

凌渡宇皱眉道：“他？”

雅黛妮点头道：“巴极！他知道我来了，所以才能在那里布下埋伏。”跟著狂笑了起来，声音内充满悲愤的情绪道：“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竟然让我们逃掉了。”

凌渡宇给她的说话弄糊涂了，同时又知内中大有文章。

雅黛妮沉默了一会，好像在下一个决定，抬起头，眼神注定凌渡宇道：“我要回去！”

凌渡宇几乎整个人跳起来，叫道：“甚么？”

湖祭二

雅黛妮从衣服内掏出一张发黄的纸张，递给凌渡宇。

凌渡宇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张手绘的地图，精细异常，图文并茂地指示了整个水月雨林的地理环境和穿行的方法。

雅黛妮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以你的才智和手段，又有这地图辅助，一定可以逃出生天，这是我对你的报答。”

凌渡宇待要说话，雅黛妮伸手阻止，道：“不要问，由现在开始，我们各走各路，就算被碎尸万段，我也要亲手杀死巴极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在目前这情况下，白白牺牲有何意义？”

雅黛妮转身离去，神情坚决地道：“我自有主张，你还是管你自己的事吧！”

望著雅黛妮消失在雨林的深处，凌渡宇气得长叹一声，对于一个发疯求死的人，还有甚么道理可说。

奇怪的地方，是雅黛妮似乎有点杀死巴极的把握。

她凭恃著甚么呢？

雅黛妮离开了凌渡宇后，转向北方行去，她一点没有停留，明显是向著某一目的地进发。

愈往北行，地势渐有起伏，雨林疏密不一，地上的泥土坚硬起来。

阳光从林木间洒射下来。

她小心翼翼地前进，途中两度遇上搜索的直升机，都给她躲在树丛中避过对方的耳目。

到下午四时许，来到一个小山丘前，她小心地审查附近的树木，半个小时后，欢呼一声，伸手激动地抚摸面前的大树，树身上有一个刀刻的鱼纹。她望向树后浓密的树丛，野草杂生。

她待要往前走，忽然惊觉地转身，喝道：“谁？”

“轰！”

枪声响起！

雅黛妮手上一阵火般刺痛，无情的大力把她的自动步枪带得横飞开去，敌人的子弹准确命中她的步枪。

雅黛妮悲叫一声，摸上腰际的手枪。

一把男声以英语道：“不要动！否则格杀勿论！”

雅黛妮停止了动作，悲愤无限，为甚么是这时刻，成功是那么地接近，现在她的如意算盘，要胎死腹中了。

四个手持武器的男子，分从四个角落走了出来，像是早就布下罗网，等她到来。

雅黛妮心中想到凌渡宇，不知他吉凶如何？

其中一名蓄了小胡子的壮健男子道：“雅黛妮小姐，博士早知你会来此，所以恭候多时了。”

雅黛妮面色铁青，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四人一齐狂笑起来，另一名男子道：“你这样动人，我们怎会舍得，博士吩咐，要把你缚在祭台上，各位兄弟轮流享用……哈……”

雅黛妮悲啸一声，一把抽出手枪，要拚死挣扎。

枪声再起，雅黛妮手中枪被子弹击飞半天，强力把雅黛妮的虎口震裂，一手鲜血。

雅黛妮立心求死，向前方的敌人冲去，忽地脚踝一紧，身后的敌人手中飞出长鞭，把她缠著。雅黛妮失去重心，整个人仆倒地上，在敌人的嘲笑下，悲愤无奈。

雅黛妮悲叫道，“杀我吧！”

其中一名花花公子模样、脂粉气极重的男子道：“雅黛妮你说笑了，我们怎敢对你不敬！”

最先发话的小胡子道：“和你同来的男子到那里去了。”

雅黛妮叫道：“杀了我吧！我是不会说的！”

小胡子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在博士面前，没有人能隐瞒任何东西，雅黛妮你不是不清楚吧？”又是一阵得意狂笑。

一把男子的声音响起道：“是吗！我却不相信。”

众人一呆。不期然望向声音的来处，一位体格魁梧、双目精光闪闪、仿似有透视人心力量的男子，从树后闪了出来，手上的自动武器，对正围绕在躺倒的雅黛妮四周的凶徒。

他虽是一身泥泞，神态却有种说不出的从容镇定，潇洒自信，使人绝对不敢轻视。

伏地的雅黛妮忍不住欢呼起来：“噢！凌渡宇！”

凌渡宇淡笑道：“小姐！你好！”跟著向那四人道：“好！男孩们，不要有任何异动，将武器慢慢掉在地上，切记不要引起我手上老伙计的误会。”

小胡子神情镇定，当先缓缓将手上的枪嘴垂向地下，一边道：“佩服！佩服！我们曾小心地留意你的行踪，居然发觉不了你紧跟在后……”手一松，手枪掉在泥土上。

同一时间，凌渡宇手上步枪火光闪动，那脂粉气极重的男子打著转，带著飞溅的鲜血，打横踉跄倒跌开去，滚倒地上。

其他三人一动也不敢动，连死者的鲜血洒得一头一脸，也不敢拭抹。

凌渡宇反应之快，大出他们意料之外。

他们都是一流好手，有高度的默契，小胡子藉动作和说话，吸引凌渡宇注意，另一人立时发难，举枪发射，却给凌渡宇先发制人。

凌渡宇若无其事道：“掉下武器，大字形伏在地上。”

三人对凌渡宇杀了一人后，依然无动于衷的冷血无情大感栗然，唯有遵从命令。

雅黛妮爬了起来，看著早先扬威耀武的敌人，形势逆转，伏在地上，大感快意，望向凌渡宇，后者似笑非笑地盯著她，雅黛妮禁不住俏脸一红，垂下头来，出奇柔顺地道：“拿他们怎么办？”

这是雅黛妮第一次低声下气徵询他的意见，格外珍贵，凌渡宇以行动来答覆她，拿出发射麻醉针的手枪，每人赏了一口，三人昏倒过去。

凌渡宇耸耸肩，道：“他们的事解决了，你的又怎样？为甚么他们认识你，你来这里干甚么？”

雅黛妮沉默了数秒，毅然转身，扑到一个丛林前，拨开茂密的枝叶，窜了进去。

凌渡宇大感好奇，跟了进去。

密林内有一片数十方码的空地，从被斩断的树木看出是人为的成果。

这时空地长满及胸的野草。

空地间有一庞然巨物，细看是一个巨大的绿色胶帐，覆盖著一个不明的物体。胶帐上放满变得枯黄的植物，显然是要避开天空来的侦察。

雅黛妮抽出腰刀，把胶帐割开，露出内里的玄虚。

胶帐盖著的，竟然是一架战斗直升机。

凌渡宇欢呼一声，当先打开机门，坐了上去，雅黛妮爬了上来，坐在他身侧。

凌渡宇检视仪器，发觉燃料充足，足供回程的消耗，武器库上显示直

升机携有导向飞弹，这是令人意外的惊喜。

凌渡宇欢呼道：“这次有救星了！”绝望颓丧，一扫而空，试问谁愿意徒步在沼泽间走上七八天。

他别转头望向雅黛妮，笑容凝固起来。

她手中的枪嘴抵在他腰际。

凌渡宇叫道：“干甚么？”

雅黛妮坚决地道：“下去！”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甚么？”

雅黛妮歇斯底里地叫道：“我要你滚下去，不要再问！”

凌渡宇两眼射出慑人的神光，直刺进她的眸子里，左手缓缓举起，伸向她握枪的右手。

雅黛妮失声道：“不要！不要！我会杀了你的……”

凌渡宇柔声道：“你不会的……你不会的……我们是朋友嘛……”

雅黛妮现出茫然的神色。

凌渡宇一下抓紧她的手腕，还未发力，手枪掉在机舱内的地上，发出当一声巨响。

凌渡宇跟著吻在她的嘴上，雅黛妮嘴唇冰冷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凌渡宇离开她的香唇。

雅黛妮道：“我对不起你！你屡次救我，也要这样待你，但是，在我看来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杀死巴极更重要。”说到后来，她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生啖其肉。

凌渡宇把手围著她的香肩，让她把头伏在他宽阔的肩上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！你是要驾驶这直升机，再次向巴极施袭，是吗！”

倚著凌渡宇肩头，雅黛妮苍白的脸多了一点血色，平静下来，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叹了一口气，续道：“两年前，因巴极以金钱支持南美的一个独裁政权，组织派出了一队精锐的特击队，连我在内共有四人，要暗杀巴极……”

凌渡宇望向雅黛妮，后者脸上忽红忽白，陷进了回忆里去。

雅黛妮道：“最初的计画，是想以导弹作突袭，可是，经过一番研究，发觉以这直升机的机动力和性能，绝没有可能突破巴极的空中防御工事及雷达网……”

凌渡宇点头同意，在他优良的战术下，仍难免机毁的结局，巴极水庄的防空设备，可说是铁壁铜墙，无隙可乘。

雅黛妮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于是，我们把直升机留在这里，隐藏起来，四人背负烈性塑胶炸药，徒步到梦湖的西面，潜泳往湖北的梦湖水庄。”

雅黛妮激动起来，声音提高了不少，道：“我们的目标是水庄里著名的『玻璃屋』，那是巴极常到之地，湖的一面全用落地玻璃，使他可饱览整个梦湖的景色，也可以俯视直伸入湖五十多码用浮桶结成的一条长长的走道，每一个反对他的人，都是在那里给他公然虐待至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把双手埋手掌里，情绪冲动至不能自制。

凌渡宇道：“不要怕，现在不同了。”

雅黛妮霍地抬起头来，尖叫道：“过去了？不！我每晚都梦见那可怖的情景，我们一潜进湖内，立即给他们布置在湖内的感应装置发觉，几乎在毫无还击下被一网成擒，他……”

泪水流下，呜咽道：“巴极把他们缚在湖心的浮台上，使人轮流鞭打，

我在玻璃屋内听他们的哀鸣，足有三日夜……然后……他把我带出浮台上，在那处强奸我……”雅黛妮说到这里，终于失去控制，倒在凌渡宇怀内痛哭起来。

凌渡宇闭上眼睛，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一定要杀死这已不能称作人的凶兽。这时他才了解为何雅黛妮要亲手投弹，明知九死一生也要放过逃生的机会，回头拚命。

雅黛妮毕竟是个坚强的战士，很快平复过来，续道：“后来我逃了出来，请你不要问其中的过程，行吗？”

凌渡宇点头，内中当有难言之隐，话题一转道：“我现在明白这直升机的来历了，这对巴极似乎不是秘密了，否则他为何能布下人手，在这里待你自投罗网！”

雅黛妮离开凌渡宇怀抱，坐直身体，道：“我在为直升机覆盖掩护的植物时，曾经用了一点手法，假设任何人移动过，我是会知道的，所以敢肯定这直升机未曾被动过手脚，他们在这里出现，可能纯是巧合。”

凌渡宇皱眉不语，又想不到任何反对的论点。

凌渡宇道：“好了！现在让我们去完成未竟之约，如何？”

雅黛妮惊喜地望向他，眼中射出感激的神色，却道：“不！让我一个人去吧。”

凌渡宇淡然道：“你知吗！我最喜欢的事，就是去完成没有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人有时是须要以傻劲去代替聪明的。

他启动了直升机的引擎，主旋翼开始运转起来，当转速达至最高点时，凌渡宇把主旋翼攻角以适当的增加，加强主旋翼的升力。直升机逐渐升离地面，他踩著尾旋翼的踏板，使飞机保持方向，并稍微把控制飞行的循环杆拉向后，这使直升机鼻朝上，减少了向前移动的力量，飞机升离了树林，当离地面百来英尺时，直升机盘旋起来，凌渡宇把循环杆倾向左方，直升机呼一声，向梦湖的方向飞去。

雅黛妮微声道：“你是我认识的飞行员中，最优秀的人才。”

凌渡宇毫不谦让道：“功多艺熟，我十八岁取得专业驾驶的资格，二十一岁成为了美国有牌照的飞机试驾驶员……”忽地眉头一皱道：“我忘了问你，这次目标是甚么东西，还是大闹一番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巴极对梦湖有种疯狂的迷恋，认为它是有灵性的神湖，所以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刻，都来到他偏爱的玻璃屋，观看梦湖的美景……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的确是迷人至极，可惜给这恶魔霸占了。”

凌渡宇心中一动，雅黛妮和巴极间的关系，可能大不简单，非纯是敌对的立场。

雅黛妮好像察觉自己的失言，转口道：“来！让我告诉你玻璃屋的位置。”她启动飞行电脑的按钮，键入指令，电脑的显象器现出一幅梦湖的平面图，雅黛妮指著黄色的一个星形标志，凌渡宇连忙记下精确的位置。

直升机越过水月雨林，飞临沿湖的疏林地带，凌渡宇把直升机降低，在林木间穿行，除非是林木过密不能行，才飞离林面。

精湛的驾驶术，令雅黛妮目瞪口呆，她现在明白凌渡宇为何在组织内享有如此崇高和超然的地位。多年来，每次她要求组织提供她战机时，都被上层以种种理由拒绝，主要的原因，当然是战机的珍贵，其次，是对她缺乏信心。但是，凌渡宇的要求他们几乎是立即首肯，这也是她起初对凌渡宇充

满敌意的原因之一。

凌渡宇指著雷达道：“奇怪，全无巡梭的战机，难道这次真能攻其不备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小心巴极安装在梦湖旁的四台地对空飞弹，全是自动系统，只要雷达一发现不明物体，又不能回应雷达的暗码，就会自动发射。”

凌渡宇苦笑道：“我知道！”他曾身受其害，怎会不知道。他一边检看直升机上的武备，问道：“巴极的贩毒生意一定使他成为世上最富有和最有恶势力的人，否则为何能拥有这样惊人的武装力量？”

雅黛妮见到他留意直升机的武器系统，有点兴奋地道：“武器由我来操纵，机上的三种不同类型武器，都是应我的要求，特别针对巴极的贼巢而设，威力最大的是三枚刺针热导飞弹，可以对付敌人的战机；四枚火箭弹则是袭击地上大型而固定的目标，另外的休斯链炮，则是常规装置，有一千二百发。”

凌渡宇点头同意，这样的配备，最少可以把巴极的老巢轰去半边。

直升机离开了梦湖西面的林区，当飞临梦湖时，折向左方，向湖北巴极的水庄飞去。他决定以直接突入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手段，置对手于万劫不复的地步。

他要在敌人梦想不到的时刻，把巴极的脑袋炸掉，这令人发指的魔头，他绝不能容许他存在世上。

日正西沉。

余辉染红了半边天，夕霞万道，不可方物。

梦湖覆著依稀薄雾，把湖水，湖旁的林木，远方若隐若现的房舍，转化作不具实质的梦境。

直升机贴著湖面滑行，旋翼的高速转动，打起了一天的水雾，长长地拖在机后，此落彼起。

玻璃屋在前方哩许处出现。

一道长达五百码的木制浮道，从玻璃屋前的平台直伸往湖心，尽处是一个方圆四百多方英尺的大浮台。

那是令人闻之胆丧的“祭台”，料不到被凌渡宇在昨晚袭击损破后，这么快修复过来。

恶行都在其上进行。

凌、雅两人几乎停止了呼吸。

事情出奇地顺利，目标就在眼前。

七百码……

凌渡宇盯牢雷达，上一次飞机失事前，虽因距离太短，警笛来不及响起，战机已中弹。

但却不能瞒过雷达的探测。

雷达上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六百码……巴极的数十幢连湖而建的华宅，在暮色茫茫中，出现在他们的正前方。所有屋舍都亮起灯火，连系它们的道路亦亮起路灯，在薄雾里有种出奇的宁静与和平，与巴极的恶名毫不匹配。

只有位于正中、君临湖边、向湖一边尽是落地玻璃的华宅，灯火全无。从它处直伸出湖的窄长浮道和尽端的大浮台，却亮起了两列长长的灯火和绕著浮台装置呈正圆形的光灯。

目标明显。

那就是玻璃屋。

直升机越过湖面，飞临祭台之上，浮道的灯火仿如指示方向的灯列。

直升机笔直朝玻璃屋飞去。

难道玻璃屋内没有人？

火箭锁定目标，待命而动。

雅黛妮拿起望远镜，察看在前方不断扩大的玻璃屋。

雅黛妮茂叫起来，指著前方，道：“他在露台上，他在露台上……”

其实不用她说，凌渡宇锐利的眼睛，已看到三百码外玻璃屋前的大露台上，一个身形雄伟的男子，安坐椅上，悠闲地看著他们闯入。

难道他误会了直升机是他们的人。

凌渡宇没有思索的时间，喝道：“放弹！”雅黛妮惊叫一声。

凌渡宇骇然望向雅黛妮，后者面色苍白，猛按发射钮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直升机往露台飞去，旋翼的风把巴极的头发打得飞舞半天。

巴极手中拿著酒杯，同他们祝酒。

凌渡宇做梦也想不到和这著名的凶人竟是以这样的形式见面。

直升机忽地向上爬升，越过玻璃屋。

雅黛妮叫道：“飞回去！我们用机枪……”

凌渡宇动也不动。

雅黛妮陷于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，尖叫道：“我说飞回去，你听不见吗？”

凌渡宇沉著地道：“对不起，飞机进入了被遥控的状态，一点不受我控制。”

雅黛妮呆了一呆，忽地扑了过来，一把抢过循环干，疯狂地前拉后撞。

一点作用也没有。

凌渡宇试图打开机门，纹风不动。

直升机在这时掉头飞回去。

机上的通讯系统传来沙沙的声音，一把温文的男声以纯正的国语道：“凌兄！崩不到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。无论如何，你是最受欢迎的客人。”

凌渡宇吓了一跳，这人的口气自是巴极无疑，想不到他精通国语若斯，又是这般温文有礼。

雅黛妮面色苍白，口唇颤动，歇斯底里地：“巴极！我要杀死你……”

直升机绕了一个圈，往回飞去，再次飞临梦湖祭台之上，缓缓降下，凌渡宇侧目向下看，圆圆的浮台上站了十多名武装壮汉，恭候他们大驾光临。

巴极的声音再次响起道：“我费了一天功夫，将覆盖直升机的植物拍下照片，又费了两天功夫，将它们回复原状，不过，在这一刻，所有这些工作都收回了应有的代价。”

凌渡宇心中凜然，这巴极的机心和耐性骇人听闻，望向雅黛妮，后者软瘫在座位上，双目一片茫然，心中怜意大生，可是目下自身难保，对她的处境有心无力。

直升机缓缓降落在浮动的祭台上。

机门自动打了开来，数挺自动武器抢著伸进来。

凌渡宇一动不动，淡淡道：“巴极！如此岂是待客之道？”

巴极笑道：“如何待客，凌兄快要知道了。”

离开直升机，两人立时给隔离起来，六名壮汉把凌渡宇押上了一辆停在玻璃屋前的吉普车。

这六人笔挺西装，态度粗豪但保持了某一程度的礼貌，身上的装备，除了电子感应的全自动步枪外，其他的通讯器材和手枪等，莫不是第一流的精良产品，兼且这六人行动机灵敏捷，互相配合无间，是富有经验的好手，巴极能在黑道出人头地，是有道理的。以这样的实力，他真的不明白当日雅黛妮是怎样逃出虎口，可惜他不知是否再有问她的机会了。

想到雅黛妮，想起刚才她给人押走时，死灰般的脸色，心中抽搐，护花无力，令人悲愤，假设巴极对她有任何不轨，他誓要将巴极碎尸万段。

吉普车在整齐宽敞的道路奔驰，路旁满植热带林木，不时现出各式各样的华丽平房，在暮色里出奇地安宁，彷彿世外桃源，谁能联想到，这就是巴极的罪恶王国。

吉普车在一所灰白色三合土的大平房前停下来。

其中一名壮汉拿起对讲机道：“白奇医生，贵宾来了。”

对讲机响起高亢难听的声音道：“把他带进验身室。”

凌渡宇被客气地请了下车，进入平房内。

门后是一道长廊，每边各有三道门户。

凌渡宇给引进了右边第一道门户，里面的设备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手术间、手术床、扫描机、X光机、心电图、墙柜上的药瓶……足足媲美设备完善的医院。

凌渡宇心念电转，正盘算应否作最后反击，一位身穿护士袍的美女，笑盈盈从手术间转了出来，手中拿著一个盛满晶莹药液的针筒，针尖向上，同他友善她笑道：“凌先生，请躺在推床上，要给你注射麻醉药了。”

凌渡宇心中一喜，改变了拚死反抗的念头，他对药物有高度的抗力，麻醉药对他的影响不大，却故作惊惶地道：“你们要干甚么？”

话犹未已，背后已抵著两管冰冷的枪嘴，凌渡宇“无奈地”躺上推床，美丽的护士把整管针药打进他体内，凌渡宇闭上眼睛，感觉著被人推进手术室去，护士亲自为他宽衣解带起来，使他身无寸缕，窝囊的感觉是那样强烈，使他大叹虎落平阳。

脚步声由远而近。

凌渡宇集中精神，以意志把心跳和血液的流动减缓，造成昏迷的假象。

脚步声传来，凌渡宇细心分辨，应该是四个人，其中一人的脚步声特别响亮，可能是女子的高跟鞋。自己这样赤身露体，任人观赏，确不是滋味，不过目下焉能计较。

白奇肃然道：“博士！”

凌渡宇心中一凛，居然是巴极亲临，可惜他不能张眼细看这魔君。

一把悦耳动听的女声道：“凌渡宇这家伙名震非洲，连马非那老狐狸也在他手下栽了跟头，还不是给博士手到拿来，收得贴贴服服。”这女子深谙大男人喜欢女人吹捧的心理。

巴极的声音道：“爱丽丝，你错了，失败的只是雅黛妮，若非她志切复仇，凌渡宇和她早已在百里之外了。”

白奇嘿然道：“这些所谓正直的蠢人，怎能有分析利害的能力？”

巴极道：“侥幸之事，何足挂齿，白奇，可以动手术了吗？”